

ТРУДЫ по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Ю

俄罗斯学 (第一辑)

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思想与文化

夏忠宪◎主编

ТРУДЫ по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Ю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14035753

成果单位：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

G151.2

05

V1

俄罗斯学 (第一辑)

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思想与文化

夏忠宪◎主编



ТРУДЫ по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北航

C1722952

G151.2
05
V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学(第一辑):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思想与文
化/夏忠宪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495 - 3388 - 6

I. ①俄… II. ①夏… III. ①社会转型期-文化研究-
俄罗斯 IV. ①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7024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周 丹 刘冬雪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电脑制作: 极坐标工作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2600)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300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总 序

俄罗斯研究的当代转型与俄罗斯学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和世界大国之一,作为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横跨欧亚大陆、兼容两大洲文化的国家,俄罗斯在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俄罗斯文化在世界文化历史类型中独树一帜。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施本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俄国历史学家尼·丹尼列夫斯基等人都把俄罗斯文化视为一种特殊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它不仅主导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俄罗斯的研究在我国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俄罗斯研究始于晚清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更加系统地译介俄苏,相继出版了一批俄苏作家的全集和选集,同时许多高校也开始设立俄语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形成。在文学界、史学界、语言学界、经济学界以及中俄关系研究等众多领域都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包括斯拉夫、欧亚地区问题的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苏联解体后,从正反两个方面研究和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再次推动了对俄罗斯以及斯拉夫、欧亚地区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间的多方面合作与竞争并存,挑战与机遇并存,文化间的理解与碰撞并存。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机遇、面对挑战、增进理解是国家间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关键,也是摆在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全新课题。

俄罗斯学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文史哲融会贯通,有造诣的学者文人多是通才,学术多是门类交叉,新思想亦多来自学科汇通。因此,把研究俄罗斯的相关学科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统一体,以形成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交叉性、具有高度前瞻意义的新型学科——俄罗斯学,是国内外相关学者众望所盼的事情。中国的俄罗斯学是一个在创建中不断完善的新兴学科,其研究范围也从“俄罗斯语言文学”逐渐扩展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外交、国际关系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正常化,中俄在经济、商贸、法律乃至军事各个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加强,使中国的“俄罗斯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的“学术共同体”也在不断集结,它正在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俄罗斯问题研究,具有跨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潜能。

国外的俄罗斯学基本上是在斯拉夫学的总体框架下展开,作为斯拉夫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俄、美、日等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从全球视野来看,在有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方式确实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俄罗斯学要取得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必须发挥“大团队”精神,在推动协同创新上有所突破。

俄罗斯研究范式面临新的转型,它与当代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推进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凸显的大量新问题与矛盾,很多都溢出并冲击着俄罗斯研究原有的学科框架。因此,我们倡导中国的俄罗斯学既要注重基础性研究,又要关照现实性研究,聚焦热点和难点问题,同时还要注重整体性研究,将俄罗斯国家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对俄罗斯开展开放性研究,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和引进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我们试图在俄罗斯研究学界改变一下自言自语的局面,打破各自埋头做自己的课题的惯性,搭建一个平台,集中优势资源就一些学术前沿问题深入探讨,力争做到能够与国际同行的研究同步对话,开展深度研究。

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内在诉求、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价值互补诉求,呼吁文化上的自觉。当前,人类迫切要求一种能够自我认知、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化态度来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

生态危机,走出文化的对抗,实现文化的互补。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自我文化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参照系。

中国的俄罗斯学经历了诸多观察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因为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而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跨界交流和国际视野,有可能通过“视界交融”创建有关俄罗斯的新的认知模式,它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建构;另一方面,“俄罗斯研究”的本土意义,在于我们亟待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转化为有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的学术资源,从俄罗斯经验中概括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范式。这一切都需要在跨文化交流中坚守时间、空间和文化上的外位性立场(позиция 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и),对现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范式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获得新的生命。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和精魂。赢得文化,才能赢得未来。期待中国的俄罗斯学在挑战与机遇中奋进,迈向更有文化敏感度的未来。

我希望与读者共享这种境界!

夏忠宪

2013 年新年伊始

目 录

当代俄罗斯思想文化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困境 与转型	张建华	3
近二十年俄国文化哲学研究概况	陈树林	25
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	吴泽霖	38
苏联解体后语言学研究领域观念的变化 ——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现代语言学 为例	杨衍春	44
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外交新变化	李 兴 耿 捷	56
俄罗斯教育二十年:变革与得失	姜晓燕	65
对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文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 反思	赵秋野	77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哲学	安启念	90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理论根源 ——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和庸俗社会学浅析	马龙闪	105
苏联解体的文化价值因素探析	李雅君	123

当代俄罗斯文学艺术研究

俄罗斯文学二十年回顾 侯玮红 139

俄语布克奖与当代俄罗斯文学二十年的历史

 演进 陈爱香 150

经典的守望与更新

 ——后苏联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谈 张建华 161

苏联解体以来的苏联文学研究 夏忠宪 175

俄罗斯文学中“黑海形象”之内涵的演变 刘志华 187

俄语布尔加科夫学概观 梁 坤 203

哈尔姆斯研究述评 米 慧 217

21 世纪的俄罗斯契诃夫学:回顾和现状 徐 乐 227

在“开放”与“开采”中自我更新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文论气象手记 周启超 242

爱泼斯坦与俄国形式主义传统 张 冰 256

“历史性的文学理论”之建构探索

 ——评四卷本《文学理论》 姚 霞 273

踵事增华 汉学奇葩

 ——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李志强 谢春艳 284

俄罗斯之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新向

 ——2010 年 11 月 20 日—25 日俄国“托尔斯泰国际

 论坛”述评 李正荣 290

再遇马雅可夫斯基 刘文飞 305

后苏联电影的价值观与国家形象 张晓东 310

回顾与思考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章廷桦 325

当代俄罗斯思想文化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当代俄罗斯 史学的困境与转型

张建华

俄罗斯在经历了二十年社会转型的急剧动荡之后,其政治态势已基本稳定,其经济形势已开始复兴。然而,细观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型和态势,却尚未完成“复兴”和“软着陆”。用中国学术界熟识的词汇——“史学危机”、“哲学贫困”和“文学疲乏”来形容俄罗斯学术界曾经面临并至今仍未终结的状况似乎不为过。俄罗斯学术界路穷思变,力图从俄国学术文化传统、苏联学术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从当代国际学术思潮中寻找“催化剂”。以“文明史观”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文化史”和“文化学”是俄罗斯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它既是19世纪俄国古典文明史观的复兴,也是学术界对急剧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环境和冷战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环境的一种回应。

一、文化史与文化学：相互关联的两个亮点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俄罗斯翻天覆地般的社会转型,其学术界也进行着研究内容、方法和范式的急剧转换。它的基本趋势是:长期居支配地位的,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不论是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还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均被抛弃。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学和哲学处境最为艰难。曾几何

时,在苏联时代,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地位最显赫、最具权威性和政治指导性的学科。苏联史学成就巨大,独树一帜,不容忽视。何兆武先生评价:“苏联史学的发展有过七十多年的历史,富有它自身的特点,曾对世界史学界、尤其对我国史学界有过很深的影响。”^{1}然而,过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和约制,使得苏联史学与苏联模式一样呈现出扭曲的形态。历史学即是政治,即是党的方针和路线的反映。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钦科院士在1991年表示:“从20年代末开始,在史学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学研究的内部规律,也不是社会对历史学越来越广泛的兴趣,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党的机构对历史科学的干涉。历史学的任务是党目前推行的政策提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经常被迫成为官方要求下的对过去事件解释的注释者和说明者。”^{[2](3-9)}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扬院士在1998年也曾指出,“今天所产生历史学危机感,其主要的和所有的责任不是反映在历史学的个别现象上,而是反映在历史学的本质上”,“我们应当承认,历史学危机本身标志是存在的。然而这是旧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危机”。^[3]

于是,在“填补历史空白点”口号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历史热。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在重新反省六十余年苏联历史的发展,而且政治家、档案学家、经济学家、诗人、作家、戏剧家甚至家庭主妇都投身到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浪潮中。俄罗斯史学家感叹:“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历史学家。”^{[4](3)}

哲学同样拥有着昔日的显赫地位和今日的相同遭遇,近二十年来同样经历着学科转型的“苦难历程”。中国学者安启念先生评价:“七十年的历史表明,苏联哲学与苏联政治是共进退、同荣辱的,离开二者的关系,苏联哲学的发展历史就难以解释。”^{[5](39)}一夜之间,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机构要么被迫解散,要么改换门庭。

历史学和哲学处在俄罗斯社会剧变和学术转型的风口浪尖之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外交向西方“一边倒”的同时,学术界也开始了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全盘西化”。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实证主义、新史学和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地、甚至不加选择地移植到学术研究之中。其结果,缺乏原则性、违背规律性和丧失根基性的学术转型差强人意。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历史学方面,“我们是如此努力地填补着历史上的‘空白点’,以至于没有发现,不仅历史上没有了‘空白点’,而且连历史本身也不复存在了”。^{[4](3)}

于是,俄罗斯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出路,尝试现代学术趋势与本国学术传统的结合。

在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①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地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② 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

① 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了社会史(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② 具有代表性的如彼得堡大学历史学系的“西欧史与俄罗斯文化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设立于 1996 年,教学目标是“在基本的历史教育基础上,强化文化史,首先是俄国和欧洲文化史领域的专家的培养,该专业既区别于文化学,也区别于反映在具体文化领域(语文学、艺术学、音乐学、戏剧学、哲学史和宗教史等)技能的个别专业”。教研室主任是语言学博士、文艺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以及近代俄国文学史家卢坚科(Ю. К. Руденко),成员也由拥有艺术学、文化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人员组成。(参见: [http://www. history. pu. ru/struct/cathed/culture/general/history. htm](http://www.history.pu.ru/struct/cathed/culture/general/history.htm)。)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设有“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学部”(Отдел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искусства),领导该学部的是罗蒙诺索夫奖金获得者格拉谢科夫(В. Н. Гращенков)院士。下设“俄国艺术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教研室主任为艺术学博士、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图尔钦(В. С. Турчин)教授,该教研室讲授从古至今的俄国艺术史问题。该系还设有“俄国文化史实验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现在“已成为全俄在这一领域研究最著名的中心之一”,90 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 10 卷本的《俄国文化简史》(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 世纪俄国文化简史——社会文化领域》(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参见: [http://www. hist. msu. ru/Labs/RusCulture/Cultur. htm](http://www.hist.msu.ru/Labs/RusCulture/Cultur.htm))

史的著作。^① 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

在俄罗斯颇有影响,已数次再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的作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在该书序言中曾申明:“首先是历史经验问题以及人们生活的历史经验问题的重要性,在任何时期都从来没有像在 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那样的紧迫。这些问题不仅仅,甚至不光是让学者,而且还使各种各样的公民着迷。到处都有关于俄国历史的争论: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室里、工厂车间乃至厨房里。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正是国家历史,以及对它的评价在人们中间划分出了要比对今天的实际问题评价严重得多的鸿沟。当前政治形势的不可救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精英和社会仍然不能正常地看待现实进程,不能以过去经验参与现实进程。到处是使公民困惑的震荡的神话和政治。历史的阴影将仍然长久地制约着我们,如影随形一般。但是首要的是认识我们自己本身,认识我们的社会的特点。已经到了由正面批评或者暗中挑战转向科学分析的时候了。历史的世界观(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在俄罗斯永远是最重要的社会意识的

① 代表著作如:泽金娜等:《俄国文化史》(Зезина М. Р. и др.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IX-XX века. М., 1998. 中文版由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年版);雷巴科夫:《18 世纪俄国文化简史》(Рыбаков П. А.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VIII века. М., 1990.);科什曼:《19 世纪俄国文化简史》(Кошман Л. В.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М., 1998.);谢缅尼科娃:《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 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Брянск, 1996.);利哈乔夫:《思考俄罗斯》(Лихачев Д. С. 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 М., 1999. 中文版书名为《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卡拉—姆扎:《苏维埃文明:从苏联建立到卫国战争胜利》(Кара-Мурз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М., 2005.);卡拉—姆扎:《苏维埃文明:从卫国战争胜利到今天》(Кара-Мурз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т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М., 2005.);伊戈尔:《文明搏击中的俄罗斯民族》(Игорь Шафаревич.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в би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2004.)。

组成部分。而在苏联时代控制几代人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产,而新的世界观尚在缓慢的和困难的形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里的祖国历史的教学就拥有了全民意义。必须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特点,帮助他们形成远离国内战争综合症和苏联时代所养成的陈规陋习的世界观。”她宣布:“本教科书的任务是给出俄国历史道路的完整观点,从文明角度展现不同社会水平的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清楚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资料运用于比较分析之中,将俄国史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历史作比较。”^{[6](4-5)}

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或 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学科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是当前俄罗斯学术界另一个更大的亮点。“这个年轻的学科取代了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课程,标榜其宏愿是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取代两极化的经典语话,从而使人们可以理解当代世界的发展及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7]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① 1990年开始出版《文化·传统·教育年鉴》,1996年开始出版

① 例如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建立“文化学学部”(отде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内容包括了“艺术学”、“历史学”和“哲学”。教学计划包括“世界文化史和理论”、“文学和艺术史与理论”、“美学”、“宗教史”、“符号学和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学”、“日常文化”、“实用文化学”、“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跨文化交际”。(参见:<http://www.msu.ru/info/struct/dep/philos.html>)。彼得堡大学哲学和政治学系于1993年授权设立“文化学和哲学人类学部”(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1997年设立“文化哲学和文化学教研室”(кафедра философии куль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后改名为“理论和应用文化学教研室”(Кафедр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икл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上述机构宣称“继承了彼得堡历史文化学(卡列耶夫,拉普一达尼列夫斯基)、米提亚学(格列夫斯,多马什—拉什杰斯特文斯卡娅,卡尔萨文)、东方学(斯图卢威,谢尔巴茨基,奥林杰堡等)、比较文化学(马勒,日穆斯基,维谢洛夫斯基等)等学派的传统。该系“现已成为全俄文化学教研中心”。(参见:<http://philosophy.pu.ru/?pd=16&l=2>)

《文化学》杂志。199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第一次制订了经过大学五年学习取得文化学专业学位所必需的标准。随后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副博士学位,2000年又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① 教育部规定文化学“赖以为基础的是,一整套社会-经济和人文学科、实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教育,以及通过专业课程深化的、一个周期的专业学科教育,包括撰写三份作业,通过一篇论文答辩和进行教学实习”。^[7] 与此同时,大量的涉及文化学理论和实践的著作、教科书和工具书予以出版。^② 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文明与世界文明、性别与婚姻、民族性与国家性、俄国与西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等。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玛尔莱娜·拉吕埃勒(Marlène Laruelle)在《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The Discipline of Culturology: A New “Ready Made Thought” for Russia*)中指出:“文化学同样还说明俄罗斯知识分子重新把握某些包罗万象的解释性思想,寻求能够解释、接受和涵化十五年来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化的理论钥匙的需要。”^[7] 在许多院校,文化学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成为跨学科和专业的人文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俄罗斯高校的文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约一百学时。名称多为“文化史”、“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俄罗斯文化史”及“文化史及理论”。文化史和文化学课程被俄罗斯教育部和教育界视为帮助大中学生树立世界观、价值观、爱国主义观、国际主义观的重要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化”、“文明”、“文明史”的概念较早地出现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19世纪欧洲史学家以及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笔下,但

① 在俄罗斯高等教育和学位序列中“文化学”专业编号为020600。

② 仅1991—2005年,就有大约百余种文化学教材和专著出版。代表著作如:孔达科夫:《文化学:俄国文化史》(Кондаков И. 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М., 2003);特罗菲莫娜:《俄国文化学史》(Трофимова Р. 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М., 2003.);沙波瓦洛夫:《俄罗斯学》(Шаповалов В. Ф. Россияведение. М., 2001);斯捷潘诺夫:《常量:俄罗斯文化辞典》(Степанов Ю. С.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2004.),等等。

“文化学”这门学科在欧美大学课程中从未独立存在过。而在当代俄罗斯,却是方兴未艾。^①

在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无论是“文化史”的“复兴”还是“文化学”的“凸现”,其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的基础都是“文明史观”(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文化史主张按照文明进化线索书写历史,文化学主张按照不同文明形态来思考世界。

从历史角度来看,“文明史观”对于俄罗斯学术界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政治、社会和国际背景之下似乎又被增加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文明史观也即是文明史研究范式,即将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将人类历史看成不同文明演进的历史,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不同文明的多元性和共存性特点,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性规律。

“文明史观”之于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是复兴,还是重建?这正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重要问题。

二、俄国学术传统中的“文明史观”

俄国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

①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文化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代中国学术界有关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第七届中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重庆,2004年)、“第八届中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上海,2005年)、“首届俄罗斯学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年)、“首届俄罗斯学建设和中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年)、“首届俄罗斯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年)上都提出了建立综合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长中国“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的设想和具体规划,这种学科创新思想已经在一些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在一部分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参见张建华:《历史学视角:关于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2期)。